春秋戰國異辭

四

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魯懿

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

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

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

孝公

魯公子稱之保母臧氏之黨也與子俱入宮養公子稱

當懿公時伯御攻懿公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母

乃衣其子以稱衣卧於稱所伯御入殺之母乘間抱稱

於蔿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史魯世家

桓公

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

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以上史魯世家

三年使揮迎婦於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史魯世家

魯桓公會襄公於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賦敝笱子貢詩傳　詩說亦云魯桓與夫人文姜如齊而襄公通焉故齊人刺之

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史魯世家○約左傳文

管子　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

皆行申俞諫公不聽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

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

公薨於車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

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二於君無盡言而諛

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

禍以搆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夫君以

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
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名柳下惠來入門袪
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君所謂饑而求黍稷
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
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
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
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
木以救城郭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

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為至於我

風俗通　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

孔子謂之不恭

符子　鄰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

何也禽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

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

豈吾心之憂喜

淮南子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蹠見飴曰

君何不圖之

說苑　夏公如齊逆女（莊公二十四年）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珎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

乃親引其手授夫手户夫引手出户夫行女從拜辭
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
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
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
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
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三十二年公薨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女說而愛之
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班班長說梁氏女往

於鍼巫氏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八月莊三十二年莊公卒季友竟立子班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於黨氏未至公宮止于舅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班十月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班於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史魯世家○約左氏文

湣公湣仝閔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內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葬畢即除凶服於庫門之外而以吉服嗣位故云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檀弓下

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同僖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

僖公

僖公元年以汶陽鄪封季友季友為相史魯世家

魯僖公三年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公憂閔避舍釋更徭之府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三十五事禱已舍齋南郊雨大澍春秋考異

春秋考異郵　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徭之府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三十五事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

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齋南郊雨大澍

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曰駉詩序

詩說入魯風駉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

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太史克頌之賦楚宮詩傳同詩說毛詩序作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僖公獻捷於太廟史克美之賦泮水詩傳入魯風

詩說入魯風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禱之詞

詩序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頌之賦閟宫詩傳入魯風

詩說入魯風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於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也

詩序　閟宫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僖公燕其臣史克頌之賦有駜詩傳入魯風

詩序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詩說入魯風　有駜燕飲而頌禱之詞

臧文仲將為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動變子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

不試名而問焉於是名而語之臧孫母泣下霑襟曰吾
子抅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
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
趣饗戰鬬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
妻也臧我羊羊有母者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
同魚魚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
是有木治保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
梳饑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抅而有木治矣於是以母

之言軍於境上齊方遣兵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

禮記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僖二十二年公伐邾敗于升陘）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魯君請於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

啓乃以真岑鼎往呂覽審已又新序卷七

四書人物考　柳下惠者亦名柳下季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季禽無駭之子盜跖之兄食邑柳下諡曰惠仕魯為士師

初惠三黜於魯而不去也其妻謂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矣惠曰彼為彼我為我雖裸裎安能汙我由由然與之處列女傳

十五年季文子使於晉

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公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 史魯世家

宣公

仲遂卒於垂（宣八年卒）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
卿卒不繹（檀弓下）

魯公子肹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文公子赤而自立公子肹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為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也（新序卷七）

十八年宣公卒子黑肱立是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也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歸父襄仲之子）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

子怨之歸父奔齊 史魯世家

成公

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 隆左氏作龍 夏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鞌齊復歸我侵地

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

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

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 史魯世家

襄公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一本作忌慙而退 說苑反質較國語稍詳

四年襄公朝晉

季文子卒襄五年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史魯世家

說苑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

焉

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裯為君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今裯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終也史魯世家 約左傳文 世本魯昭公作弁

昭公

季武子寢疾昭七年蟜固不說音脱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檀弓下

七年季武子卒

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名昭公昭公往賀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以上史魯世家

魯築郎囿昭九年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可乎無囿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其

畧同

初郈昭伯以芥雞之故怒季平子而臧昭伯之弟會偽

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

故臧氏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二十五年九月伐季氏

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

弗許請囚於鄪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其

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衆衆將合謀郈氏曰必殺

之叔孫氏之臣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

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史孔子世家

魯昭公棄國走齊景公問焉曰君之年少矣奚道至於此乎昭公曰吾少之時多愛我者吾體不親人多諫者吾忌不能用是内無弼外無輔輔弼無人諂諛者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本密其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藝文類聚引晏子作魯哀公事

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内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許齊臣高齕子將粟五千庾

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冬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鬬獲其甲首而獻之者三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請為兄弟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沒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十人而死

韓詩卷十　又新序卷八　新序
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

卞莊子魯卞邑大夫也性好勇嘗刺虎管豎子止之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説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亶父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又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

亂子而使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
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
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
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
馬期短褐衣敝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
之巫馬期問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
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期歸告
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闇夜若有嚴刑於旁敢

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形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呂覽具備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蔽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說苑政理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為

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說苑政理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
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淮南道應 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也而巫馬期絻衣
短褐易容貌往觀化馬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
子所為漁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
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
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
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説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

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說苑政理）

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也（攓慢）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淮南子齊俗訓）

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

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穫請令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良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孔叢子上

呂覽舉難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

得厥所 家語

符子　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名三桓而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為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聖人與夫聖人在政過在離位焉居雖欲謀其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者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

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也說苑指武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毋失刑乎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

時暴也不告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讀為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

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陵遲故也今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耶孔子曰非也子

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韓詩卷三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孔叢子上

孔子始用於魯魯鷖誦之曰麛裘而鞸投之無戾鞸之

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化既行又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古詩紀引呂氏春秋今呂氏春秋無又誦數語）

定公十年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定公且以乘車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

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肉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郭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合史記及家語

韓子内儲下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
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
高位遺魯君女樂以驕其意魯君新樂之必怠於政
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
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
之楚此定公時事誤作哀公

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操
以喻季氏之蔽魯也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